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8 FEB/1992

一九九二年二月第八期

※ 目 錄 ※

目　　錄		封面裡
秦　松作品	話雪／牆	1
冬　夢作品	讀信／心事（之二）	2
達　文作品	雲與人說／生活的工藝品／時尚	3
方浪舟作品	在流浪的道路上／牧鴨／夢湖	4
非　馬作品	雪人／海	5
吳迪安作品	河中的少女／我的孩子／墨島	6
心　水作品	前生的諾言／溫柔	7
陳銘華詩抄	B2-STEALTH BOMBER／夢回山鎮／看世界／猴年自嘲	8
麥地與詩人（海子、駱一禾詩選輯）	◇達文	
第一輯：海子	答覆／日光／月光／無名的野花／兩座村莊／肉體／家園	9-13
陳揚立的詩	金縷曲	14
華　璋作品	古書／窒息／給繆思，克莉奧／我本是大地的兒子	15
李　塵作品	春歌／戰火	16
徐正儉的詩	異鄉很冷	17
張玨敏的詩	晨	17
劍　鳴作品	心湖／藍	18
藍采文的詩	理髮月份	19
仲　秋的詩	詩給藥河	19
伍世良的詩	賣彩票的女孩	20
遠　方作品	中秋品茗／那首詩／海爲鄰	21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22-23
千　瀑作品	秋天的天空及其他／NUTCRAKER／窗前	24
陳本銘作品	情詩／冬暖	25
尹　玲作品	當你老老老老的時候／那把剪刀	26
斯　冰作品	樹／輪迴	27
瑩　瀛作品	面具／父親的手	27
夢　詩的詩	問候	28
朱　建的詩	雪煉	28
陳方圓作品	棋局／政客	29
詩　　訊	《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新詩大辭典》徵稿	29
詩餘札記	詩在現境裡的幾種狀況：穆丁	30
編後隨筆		封底裡

顧　　問：非　馬・秦　松　　※　　※　　※　　主　　編：陳本銘・陳銘華
編　　委：千　瀑・許德榮・黎啓鏗・陳方圓・區劍鳴・譚達文
名譽編委：遠　方・林建中・何啓良・張湘業・李雄風・榮惠倫・陳　寬・楊振民
馬炳威・陳國賢・林　登・陳澄海・葉載福・沈季夫・鄧鉅源

秦松作品

話　雪

下雪了
她問天空與
土地如何選擇？
雪來了
不見天空也
不見土地

下雪了
她問土地與
天空有何含意？
雪來了
冰箱與烤箱
圍座話舊

下雪了
雪葬太陽
的季節
不問不聞
圍坐成石頭菊花

下雪了
銀色聖誕之後
平安夜已去
雪來了
土地與天空
沒有什麼含意
沒有什麼

下雪了
不　掃　雪
不　賞　雪
雪來了
且　賞　雪
且　掃　雪

牆

一

牆族主義者
隨地築牆圍牆論道

牆的哲學
穿上紅衣關上門窗

二

綠色的牆
沖上白色的沙灘
白色的牆
圍抱著綠色的海洋

牆和牆的裂縫
吐著泡沫無話的魚
來去不散的煙
不懂牆有什麼哲學

寄自紐約

冬夢作品

讀　信

我最愛聆聽的聲音
唧唧
可否給我一隻
故鄉來的黑蟋蟀嗎

這個清明節
讀著家信猶如解開您們
心裡千句的話
即使是最輕的一封
也能在我體內漸漸
沸騰起來的
暖意

晌午

關窗時我看見
無風有雨
而且
　斜
　　斜
　　　斜
　　　　斜
　　　　　經過我窗前

九一年八月香港

心事（之二）

當所有的雨聲都靜止時
趕及午後我才聽到
教堂搖來的鐘聲
空空蕩蕩

披衣外出
我家附近的小公園
竟無一人
靜靜在長椅獨坐
數著聒噪的蟬鳴
直至最後一隻
跟隨黃昏的暮色飛走
一句話也沒有留下

（寂寞的鞦韆也給風
吹得咳嗽起來）

回去時
是否有點晚有點冷
誰人知道
萬家燈火點燃的
竟是我的心事

四壁
給我的一聲吼叫的回聲
吵醒了
那缸熟睡了的熱帶魚

然後靜下來

九一年六月香港

達文作品

雲與人說

不會預約的日子
雲總依雨來到
這已經很難誘人掉淚
不過還有人說
雲是情感的部落
免費在氣候裡巡行
它沉默的俯臉正對著大地
如同擁抱墳地者
經常應和我們熟悉的
各種激動的表情
如果有誰願意
那將是一頭沉默巨鯨的脊背
雲游在我們寄宿的荒海上
同胞們　孩兒們
準備潮漲吧
這人說完了　在時間裡磨蹭起來
好一會　蒙頭睡去

而就在季節外面
雲隨陰陽散聚
它們自已按規律“活著”
它們說人類變幻莫測
喜歡互相打攪
用遊戲規則吵鬧
從來慣於攀比萬物
把比擬拋向天空紛紛散開自古漂浮至今
無休無止
郤不再無憂無慮

生活的工藝品

我們精雕的某種情緒
往往只能擺在
地攤上　看的人
比買的人多

只會在夢幻背後發亮
那些雅緻的刀痕
穿過形體
切割靈魂的光

痛苦之光　燈掛在
自身的窗內
不會熄滅
因爲没有黎明

時　尚

我們常常比較
太陽與燈光下
誰的影子黑一些

如果有人走動
他的姿態
總比他的速度有趣

其實每個人
都有一個被風
包裝好的鼻子
風愛動不動
左右我們的呼吸

方浪舟作品

在流浪的道路上

在流浪的道路上
也許你將會聽見
太陽照亮那一片汪洋
海盜們揚帆出海
靠向航道
在屍首漂流的時候
他們像放牧一般
在海上趕集著一船船的財寶

在流浪的道路上
也許你將會看到
叫化子伸出雙手穿著人群
碰到一棵棵不動的街樹
在不知家在何方的日子裡
他手掌會握到幾點雨滴
而顫抖的腳步不斷邁開
如同落葉在地上飄動

在流浪的道路上
也許你將會找到唐人街
惊聞笛子吹動屋檐下的風鈴
風鈴在飄逸的飯香中叮嚀
彷彿叮嚀大漢的煙雲
彷彿叮嚀盛唐的故事
一曲二泉映月依然鳴奏在街頭

在流浪的道路上
也許你將會仰天望見
普羅米修斯深夜盜火
火種舉在手上
他渾身映著美麗的光芒
這種光芒
一樣穿透了靈魂的黑夜
惊醒歐羅巴先民的雙眼

牧　鴨

沖出欄柵的
鴨群
向河邊飄移如雲
誰知
你手中的長篙猶短

你匆匆追趕而來
在岸上拄竹粗喘
河水之上
牠們拍翼高歌
朝藍天
展示酣暢的歌喉
嘎、嘎、嘎……

竹篙任你揮舞
橫擋不住牠們
　河底覓食
　河面戲水

夢　湖

我散步到湖畔
心兒幸存一點浪漫
我似乎從自己的目光中跳出
獨舞在湖水上
群星一夜不肯入眠
眨眼在湖底
眨眼在天上
盼望著
盼望著
咱們一起登場
踩出一層層的波浪

非馬作品

雪　人

圓滾滾的雪人
是手套濕透凍紅的小手們
用呵白汽的笑聲
堆成的

偉大爸爸的塑像
每個小心靈溫暖的驕傲
雖然他們的爸爸
大多高高瘦瘦

既然大家都討厭爸爸抽雪茄
那根紅蘿蔔
便從嘴裡被硬拔了出來
挪上鼻子的部位

但每個人又不免有點擔心
雪花紛飛的夜裡
它會不會迎風
突然長出一大截

1991.1.27

海

調整呼吸
他感覺自己已進入了
海
每一個波浪
都讓他的胸口
經歷一次
鼓脹欲裂的高潮
但他已無需獨自承擔
整個世界的重量

連水鳥從什麼地方銜來
一條死魚的
黃昏
都沒使他想起
翻白的冷眼

1990.12.29

吳迪安作品

河中的少女

河中的少女
　月光下的少女
目光迷迷　輕輕地顫動
因此而靜止了的水面
廣闊和深藍

沙灘上的少女　沾滿了沙粒
潔白的沙粒　柔軟的沙粒
　月光盈盈地搖蕩
橙色的月光

被阻止了的水流　和時間
開始融化　藍色的融化
　少女美麗地轉身
她的頭髮揚起了水波

　河中的少女
在水面上行走　在沙灘上
行走　在月光上面行走
風一隻隻地爬過
少女白亮　一尾魚躍上水面
　白　亮

我的孩子

現在你走在上學的路上
現在你的父親踉蹌在無邊的曠野裡
你的母親　準備造飯
在同一塊天空下面　陽光強烈
孩子　你是否戴一頂草帽
那隻書包是否蹦跳
像一朵葵花　經得起燃燒
現在你六歲了　你會長大
像父親一樣長大　像一棵樹
現在鐘聲響了　鐘聲響了
你走在放學的路上　孩子
你小小的汗水滴落在路邊的草葉上
現在你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了
天色將暗　你的父親走向了夜
你的母親倚著門眺望

墨　島

墨島湖畔的一棵綠樹
在光映照下
一團橙黃的柔和光圈

大地隱蔽在漆黑草叢
在一條小徑上走動
我們的目光
綠樹在黑夜的光芒
以及水底的光芒

在綠樹下出現　我們
被光照耀
在黑暗小徑上渾身顫抖
凝神屏息

在黑夜裡那綠樹
墨島與我們同在

心水作品

前生的諾言

月色凄迷星沉的寒夜
傳說另一度空間的遊魂
會紛紛回歸，我燃孤燈
展讀聊齋，耐心等待
像龍眼般圓大而迷人的眼睛
果然是你注視著夜。前生
應允你的承諾只好實現
我插手入胸膛掏出跳動的心臟
給你撿查、證明心裡沒有收藏
第二種愛，扭下頭顱讓你
劃眉，舉案的溫柔，當晨雞
啼曉的時候，你居然
依依難捨，我縱使情深似海
也得離去，隨手抓起頭顱
你盈滿淚水的眼睛
竟比我更先飄出房外
來不及再訂下相逢的日子
陽光爆射，我只好匆匆隱沒
痴痴期盼另一個星寒月冷的冬夜

九一年六月十日冬夜
展讀聊齋。墨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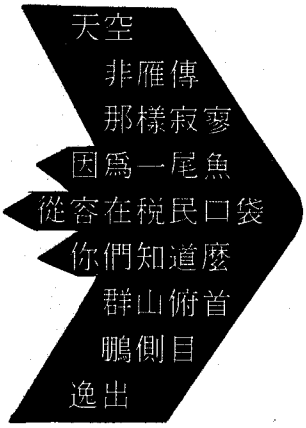
溫　柔

彤彤雲片、流來飄去
用濃艷的色彩
鋪展滿天美麗
彷如妳胖嘟嘟的體態
搖晃著笑意，自唇邊
浮現，溫柔的神情
像貓爪輕輕的
移開木門，迎接兒女
夕照的光輝映著
那對盈滿慈愛的黑瞳
戶外光明驟然湧進
溫柔輕飄飄地似晚風
把天邊的繽紛
吹到屋裡，溫暖而胖嘟嘟的女人

九一年七月卅日於墨爾本

後記：冬冷日短夕照鮮艷，妻以千般
溫柔迎門，子女歸相擁而笑，
一室春意暖。

陳銘華詩抄



B2-STEALTH BOMBER

九一年十一月廿五日洛城

夢回山鎮

問衆山
何事
探首
千百回
流水
解釋
在她身上
在她身上
瀉落
一匹黑白分明的瀑布

九一年十一月廿六日洛城

註：越南中部高原小鎮從義，是各少數民族聚居處，其中傣族女子身材姣美、膚若凝脂，每於黃昏時在河中裸浴。

看世界

貓頭鷹
睜著一只眼
閉著一只眼
天色就像冤情
有時待雪
有時大白
有時混沌未開
有時黑白不分

九一年十二月一日洛城

麥地與詩人 海子、駱一禾詩選輯

◎達　文

當詩人作爲先知的聲音消失後，他們唯一的選擇便是死亡。

——題記

(一)

現在是初冬，經歷了秋的平靜，又面對爐火溫暖的人們，都會喁喁地說上句：「冬天已經來了，春日還會遠嗎？」，可是對於年輕敏感的中國詩人來說，盼到春天就是盼到一個心碎的回憶。快三年了，在那個春天綻開的傷口，到如今還在流血，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永不癒合的傷口，可以作爲他們對命運的見證！

由於海子和駱一禾兩位詩人的死，雖是古今中外，本來就不稀罕的事例——自殺和早逝，似乎是優秀青年詩人的必然歸宿！只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年代，太過平凡和現實，現實得令人忘了本性，忘了人類最本眞的聲音，麻木了太久的神經驟然遭到刺激，因此疼痛得特別厲害。

陣痛開始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廿六日，廿五歲的青年詩人海子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在此之前他鮮爲人知，中國詩壇比黎明前還要寂靜。

還有一個傷口——駱一禾：海子的密友和兄長，在料理了海子的後事和整理遺稿之後，腦血管破裂，昏迷十多天也撒手人寰——年僅廿八歲的又一個殉詩者。

這是他們生前基本上沒有發表過的遺作：

海子：抒情詩近三百首；【太陽七部書】（由七部長詩、詩劇、大合唱和小說組成），其中最著名的爲三千行的【太陽。土地篇】。

駱一禾：短詩、百行詩、組詩【世界的血】和長詩【大海】共約二萬行。

這是一塊「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從嘴角抹掉」的「苦難而豐盛」的大地，中國詩壇的沃土。

雖然那一年政治風暴蓆捲神州大地，血與火左右了人們激動的情緒，但他們兩人的死給人們帶來的陣痛似乎更長久，他們的詩引發更深遠的思考，是穿過歷史、政治和人生的思考。

(二)

在他們的詩中，首先最多的意象就是麥地——中國北方鄉村的田野，美麗、貧窮和悲慘……

「芳香而死亡的泥土／對稱於原始的水／在落日殷紅如血的河流上／是豐收或腐敗的景色」

「一個農民的女兒／兩個女兒世代相失的血液／默默失語的也沒有淚水／徒步而來　再也無力徒步而去／賣掉了命運的車子」

以及詩人的痛苦和內疚：

「詩人，你無力償還／麥地和光芒的情義」

「我站在太陽　痛苦的芒上」

更多的對死亡的渴求和讚美：

「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掃得乾乾淨

淨／歸還給一個陌生的人」

「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於冬天，傾心死亡」

「今夜美麗的月光　你看多美麗／羊群中生命和死亡寧靜的聲音／我在傾聽」

然而作爲死亡的超越，他們這樣寫下：

「從明天起　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遊世界」

「你要相信這胸口的聲音／這大米的聲音，這煤礦的聲音／你要邁開雙腿　迎向你生存的道路」

是留給我們這樣的夢和憧憬：

「一大片光明的種子　無知地覆蓋著身體／一大片眼裂飲火的種子／大放著光明」

「坐在秋天／大地　美好的房子／風吹　居住在大地的靈魂／那時聖潔而美好回到我們的山上去」

這是詩人臨終的呼喚，天鵝的呼喚，呼喚人類返回曾經擁有的純眞、聖潔和崇高中，「回到我們的山上去」！

（三）

然而他們還是死了。死亡是一聲洪鐘，喚醒我們對生存的關注。這個民族、這個世界已經麻木得夠多了，殉道的詩人也已經夠多了。屈原、李賀、朱湘、雪萊、克蘭、普拉斯……從古到今，多少個夭亡的詩歌天才，像一根根釘子刺入人類的血管，像要探探裡面還有沒有血液流動。我不敢說還會有多少詩人死亡，人類會不會覆滅，我所看見那些夭亡的靈魂在空中成爲最耀眼的星星，頭頂是一個個聖潔而燦爛的光環。

我們無須爲海子和駱一禾而悲傷，我們應該爲他們寫出這麼多的佳作而高興。與其說他們是悟道而去，不如說是天遣而來，給我們予天籟。我想人類如果還要生存下去的話，就該剔除所有虛僞，追尋純眞的本性，虔誠地面對世間一切。其實活著不是我們最高的目的，認清生命的內在本質，穿透死亡，與宇宙保持和諧，「聽屋頂的飛馬　蕭蕭鳴叫，彎曲的河流白浪翻滾　白浪閃閃」。

九一年十月

第一輯：海子

答　覆

麥地
別人看見你
覺得你溫暖、美麗
我則站在你痛苦質問的中心
　被你灼傷
我站在太陽　痛苦的芒上

麥地
神秘的質問者啊

當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
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

日　光

海子

梨花
在土牆上滑動

牛鐸聲聲

大嬸拉過兩位小堂弟
站在我面前
像兩截黑炭

日光其實很強
一種萬物生長的鞭子和血

月　光

海子

今夜美麗的月光　你看多好
照著月光
飲水和鹽的馬
和聲音

今夜美麗的月光　你看多美麗
羊群中　生命和死亡寧靜的聲音
我在傾聽！

這是一支大地和水的歌謠，月光！

不要說　你是燈中之燈，月光！
不要說心中有一個地方
那是我一直不敢夢見的地方
不要問　桃子對桃花的珍藏
不要問　打麥大地　處女　桂花和村鎮
今夜美麗的月光　你看多好

不要說死亡的燭光何須傾倒
生命依然生長在憂愁的河水上
月光照著月光　月光普照
今夜美麗的月光合在一起流淌

無名的野花

海子

看不見你　十六歲的你
看不見無名的，芳香的
正在開花的你。

看不見提著鞋子　在雨中
走在大草原上的
恍惚的女神

看不見你　小小的年紀
一身紅色的走在
空蕩蕩的風中

來到我身邊，
你已經成熟，
你的頭髮垂下像黑夜。
我是黑夜中孤獨的僧侶
埋下種籽在石窟中，
我將這九盞燈
嵌入我的肋骨。

無論是白色的還是綠色的
起自天堂或地府的
青海湖上的大風
吹開了紫色血液
開上我的頭顱，
我何時成了這一朵
無名的野花？

兩座村莊

和平與情慾的村莊
詩的村莊

村莊母親曇花一現
村莊母親美麗絶倫

五月的麥地上天鵝的村莊
沉默孤獨的村莊
一個在前一個在後
這就是普希金和我　誕生的地方

風吹在村莊
風吹在海子的村莊
風吹在村莊的風上
有一陣新鮮有一陣久遠

北方星光照映南國星座
村莊母親懷抱中的普希金和我
闔女和魚群的詩人安睡在雨滴中
是雨滴就會死亡！

夜裡風大　聽風吹在村莊
村莊靜坐　像黑漆漆的財寶
兩座村莊隔河而睡
海子的村莊睡得更沉

肉　體

在甜蜜果倉中
一枚松鼠肉體般甜蜜的雨水
穿越了天空　藍色
的羽翼

光芒四射

並且在我的肉體中
停頓了片刻

落到我的床腳
在我的手能摸到的地方

海子

床腳變成果園溫暖的樹椿

它們抬起我
在一隻飛越山樑的大鳥
我看見了自己
一枚松鼠肉體
般甜蜜的雨水
在我的肉體中停頓
了片刻

家　園

人們把你放在村莊
秋風吹拂的北方
神祇從四方而來　往八方而去
經過這座村莊後杳無音信

當秋天的採集者坐滿天堂
邊緣的樹林散放著異香
提供孤獨的平原
親人啊　命運和水把你喂養

人們把你放在敦煌
這座中國的村莊
水和沙漠　是幽幽的籃子
天堂的笑容也畫在籃子上

人們把你放在秋天
這座中國的村莊
秋風陣陣　在雲高草低的山上
居住一個靈魂

秋天的靈魂啊
你憂愁
你美好

你孤獨而善良

當我比你醜陋
我深愛你容貌的美好
當我比你罪惡
我欽佩你善良和高尚

隱隱河面起風
秋天的靈魂啊
怎樣的疾病和泥土
使你成爲女人

龍的女兒　她仍垂髫黃髮
守著村莊的籬笆
衰老和泥土的龍
身上塡滿死去的青年

水和黎明
靜靜落下
閃爍青年王子
屍體果園的光

屍體頭戴黃冠
光芒和火焰的邊緣
酷似井水的藍色
當葦草纏繞秋天

大地敦煌
開放一朵花
一匹馬　處女
飛出湖泊

這是一個秋天的果園
像裸體天空
光明的天空
長出枝葉　綠色的血

秋天的雲和樹
秋天的死亡
落入井水和言語
水井　病了又圓

海子

家園
你脆弱
像火焰
像裸體

雲岡　麥積山　龍門和敦煌
這些鷹在水上搬運秋天的頭顱
果園和大地行程萬里
頭顱埋葬的北方　山崖睡眠
湧出秋天

在大地和水上
秋天千里萬里
回到我們的山上去
從山頂看向平原

海子

痛楚

海子

秋天明滅

黎明　黃昏的苦水

樹林
果園
酒
溢出果實

遠方就是你一無所有的家鄉

風吹來的方向
莊稼熟了
磨快鐮刀

海子

坐在秋天
大地　美好的房子
風吹　居住在大地的靈魂
那時聖潔而美好

回到我們的山上去

陳揚立的詩

金縷曲

◎寄大哥

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

——顧貞觀

餘醒裡收拾
昨宵的離愁
不想秋季最沉鬱的時候
郤青翠了風鈴

叮叮噹噹
叮叮噹噹.....
微雨曉鐘，以及老遠的教堂
盡在碎石路上
不經意踩過的那段相思啊
某次別後忽然糢糊了
只這串鈴聲繫著的纖笑
幽幽如捲簾西風
轉瞬間搖醒了遠遠近近
望風而起的懷念

品茗太冷漠
留待參禪者
我願烈酒貫胸
再次把漸白的鬢雅霜燻紅
倘若燃燒過的餘燼尚可作證
就把溢蓋而下的沸酒
視爲偶爾難抑的熱淚吧

但你說
人間滄桑只應冷冷瞅著
縱帶一絲古驛者的僕僕
在三千里外
逆途橫溯
一度夢魂長繫的足跡
拾級而上故土塵封的閣樓
隱約的城壘　夕陽下的秋寒
頗似昔年某個寥落的三月天
但遠處的丹楓映紅了香客的幽徑
使青山留下一道可怕的烙印
而閣內雕欄所蒙的
不正是你襟上久漬的風沙嗎？
登高既告式微
且把眼波投入式微後的江湖.....

九0年秋於墨爾本

華璋作品

古　書

在個聊然的下午
你拾起一册二千多年前的書卷
看開海倫、木馬
甚至荷馬的弦琴
菩提樹下的釋迦
在個聊然的下午
你重拾一册二千多年前的書卷
內裡有咀咒
內裡有復仇
夾雜在叢叢的十字架
竟栽著如來手中的陀羅多花
一册二千多年前的書卷
記的不外是天
寫的不離於地
但有人奉之爲嘴裡的眞理
有人只視爲腦子的遊戲

九一年四月

窒　息

我知道我快要窒息
我知道我快要窒息
窗前掛滿了的秋風
桌上釘著的錶板
都似是在催迫我
催迫我走完這段人生
催迫我穿上那一身的惆悵

給繆思，克利奧

詩神
別怪我妄稱妳的名字
給我最後一分憐憫
讓我寫出一首好詩
日子的負面多寒愴
最惱人的還是生活
掛在唇邊
話還來不及說一句
何以談詩
詩神
別怪我妄呼妳的名字
如妳仍有半點憐憫
請握著我顫抖的手
讓我結束一首好詩

九一年三月

我本是大地的兒子

我曾是一張浮萍
找不到根，只能四處飄零
我沒有家，也沒有雙親
我，得不到別人的同情
但當那天
你用鮮血把一切改變
改變了存在，也改變了未來
把虛渺的變成實在
把浮萍也變成了老柏
我現在有了根蒂
懂得牢牢抓著焦黃的大地
聽見的
是你靈魂的心跳和呼吸
噢，原來你從沒離開過我
你正活在我的心底

李塵作品

李塵，原名李宗倫，一九六一年生於台北雲林縣。著有：【阿媽的臉】、【燕子】、【中國】、【給郭芬的詩】、【絲路情懷】等詩集。曾獲台灣一九八四年全國優秀詩人獎。

春　歌

妻說：
春天是一種落寞後的心情
一種漸行漸濃的色彩快感
不管多遠、多老，美麗是難忘的歌

走過許多路，飛過許多山水
終究要停留，在一望無際的思念
思念，纏繞著夢
雪白的也好，秋黃的也好
甚至亮麗蟬聲，透明而晶瑩

平野與深海無所分別
別了港擁抱森林，路仍然延伸
無所終止，無所起始
人世間多幻化，天空無所陰晴
唯此刻心情平靜

難道老者皺紋訴說些什麼
難道枯樹也愛記憶年少
難道大海不忘山間細泉

春天，老愛在我硬化的翅膀
嬉鬧，紅一點也好，綠一點也好
裝綴著我無所謂的殘年

2,7,1991 洛城

戰　火

妻說：
烽火台煙滅久矣，天際炮火正隆；
難道春天就這樣過？

紅花正紅，綠葉正綠
有人在沙漠哭泣
問誰願伴著防毒面具
走過春天，走過一生

這是時代可笑的悲劇
日日上演，夜夜星空仍滿月
仰望的人離去了
嘆息聲漸漸濃了

海洋再浩瀚
難容炙熱的火
恨意的獅來來往往
綠洲已無駝鈴

也是可悲的笑劇
夜幕初上，洛杉磯盆地
家火通明，迷人依舊
綠葉正綠，紅花也正紅

2,12,1991 洛城

徐正儉的詩

異鄉很冷

雪
如鵝毛
輕盈的飄洒
濛白了整個大地
對著一簾粉白的雪花
往事又隨雪雨飄打到心底
離鄉別井踏進這個冰封的異域
八個聖誕鈴響的季候如斯空白溜過
每天對著廚房我提起鋼刀在砧板上寫詩
寫下一片片一段段無奈可憐的殘章
別人都以爲我在番邦逍遙快樂
有誰看到我的十指已纍傷
明天氣溫零下廿度冷
雪花凝結成冰塊
又要冒著雪
出家門
捱

九一年冬滿地可城

張玨敏的詩

晨

冷泉凝絶
宇宙無聲而沉默
開門只看見雪寒和葉落
故鄉在心中在遙遠的夢吟間
靈魂在風中徐徐回還

留空的青煙表示舊式的夢
友人曾否帶來五點鐘　雪意　及晨歌
我的心
在自己作的性靈的繭中才會停泊
所有的夢及思緒都展彩爲蝶舞吧
萬物一體　萬靈亦一體

菩提只有在宇宙中
而菩提消去的地方亦會有生或死　寂寞與感情
它隱隱地呼應著人類的聲音
故它是宇宙

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最末一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劍鳴作品

心　湖

我漫步於北美的湖濱
是個過客　也似個歸人
腳下踩著已非故土
南方白斑斑的木薯葉子呢
眼前是搖舞著一片紅海的楓林

湖上冷　秋已深
沒有東方的櫓槳
西來的快艇打碎了湖鏡
嘈耳的機帆飆得更快更遠
水波粼粼　我日追夜趕
這科技披星戴月的行程

心湖上蕩漾著琵琶的漣漪
風鈴時常響起異國的風雨
我去幽谷深處尋青鳥
我問衣襟　幾時才沾上故土的泥濘

飄蓬的日子
不是過客　也不是歸人
我要走上最高處
去望東方的黎明

藍

那是一種不可以訴說的
藍　它不屬於星空無限的
或是海　或是湖　或是山
的那一種藍
也不是陰丹士林的
或是畢加索筆下
憂鬱起來的藍

在你深深的眸子裡
幽幽的藍
感覺中緊緊握著我的手
不願意我離開的那一種
不知是什麼味道的藍

我嘴嚼著
鹹鹹的糖
溶解在寧靜裡
慢慢散開了的
發著幽幽螢光的藍

在無言裡
不知什麼時候
燈也亮起來了　藍藍
夢……也藍藍

藍采文的詩

理髮月份

不像束髮戴冠的歷史
不似蓄髮織辮的年代

天連天呀水連水
山連山之間都這樣美麗的沉默
叫囂的野獸的飛禽的蟲類
一群接一群的張嘴開目
又一群接一群合嘴閉目

唯立著的山嶽立著
舖在地上的水舖著
仰看的天仍要仰首才看著
而我的髮啊要長要剪
要從口袋裡掏出春天

而春去夏又去秋過冬又來而春又望
但我的髮啊
爲何要黑又變白爲何不像
天連天呀水連水
山連山之間都這樣美麗的沉默又不像
束髮戴冠的歷史不似
蓄髮織辮的年代？

仲秋的詩

詩給藥河

滿山的蕨類
即使野生
也已向榮
即使張帆
船
也要轉掉
而愛情
即使誓諾如昨
終究一場痴迷
何況畫眉失聲
又是失色

四十以後的歲月
滄桑
請盡情出海
直到日落那樣的距離
至此酸苦若有
皆因訪客個個執誤
一時忘了
窗外雨露
滴滴向土

九一年十二月台北

伍世貝的詩

賣彩票的女孩

夕陽西下
華燈初上了
她還在蹣跚而行
冒著細雨
迎著冷風
穿插於山珍海味
高粱與葡萄美酒
之間
在一些吃了又醉
醉了又吃的人前
靦腆的伸出小手
一疊彩票
一番希望

她　小芳　賣彩票的女孩
正在把幸運帶給了每一個人
就是除了她自己
午餐時的那一碗稀粥
現在已消化得無影無蹤了
飢餓的本能使她留戀著
一盤吃剩下來的魚

回憶掠過　很久以前
家裡愉快的晚餐
媽愛吃魚尾
爸愛吃魚頭
弟弟最愛吃魚眼睛
還有魚汁　小芳最愛攪飯吃
現在　遠了
就算是只有一尾魚
一家人都吃得滿足快樂
一切都遠了
在爸的腿傷之後
媽又得肺病咳得厲害
小芳只得向隔壁三姑
領了彩票沿街售賣
我當學徒所賺的錢只夠買米哥哥說
遲些時滿師了再送妳上學
妹妹且暫忍耐　但得記著：
我們只是窮　不是乞丐
對！小芳像夢醒　眼睛糢糊了
拖著弱小的身軀
躊躇而過另一張檯子
不知誰家的卡拉有人唱著
有一隻疲倦的小鳥
它正在地面上飄……」

行行復行行
迷失在車水馬龍的長街
可否有一位慈祥的老伯
願意替她買去幾張？
或徘徊在茶樓酒肆的通道
等待那些買醉而歸　而又
一擲千金的過客

夜已深　該回家了
可憐的小芳
不敢回家
她不怕三姑惡毒的咒罵
實在的怕見到
母親期待關懷的面孔
父親慈愛疼惜的眼神
強忍著
寒冷與飢渴
疲倦和失望
她又蹣跚而行
一疊彩票
一把眼淚
在永遠
走不完的路上……。

遠方作品

中秋品茗

鬱結的鄉愁
閑置的弦琴
像受委屈的頑童
抹著淚撲向娘親
我坐在窗前
怔怔地望著
急切舒展的
杯中的鐵觀音
由於太深太沉
這第一過茶水
有恁多難言的苦辛

中秋的風
最是殷勤可人
從夢盡頭水一方
把伊送來
省親
我默默舉起心願　等待
浸透三秋桂子的月華
注滿　這第二杯
該是清香而溫馨

那首詩

那首詩
在苦海中燃燒
最早化作灰燼的
是那件外衣　華麗
販自舊貨店
至於皮肉筋骨
即使是花容月貌
即使是銅澆鐵鑄
也抵擋不住煉獄之火
想申辯都來不及
想抱怨都沒機會
甚至　連千錘百煉的詩情
味道也熬得苦不堪言
只有詩魂得以超脫
郤無家可歸
日日月月年年
在異鄉的斜暉裡
在殷勤的高腳杯裡
流浪

海為鄰

一面魔鏡碩大無朋
冷然在窗前
有時寒冬或暮秋
他怒我不爭氣
一邊暴露懦夫的嘴臉
一邊氣沖沖加以痛斥
直至崖岸有了暖意
直至死去的心重新起搏
有時讓我自己照照
撿點中邪的尊容如何扭曲
他在旁幫著導引宣洩
蕩滌心胸間壅塞的
宿酒和濁物
有時他也寓教於娛樂
從恬靜文雅中
變幻出粗獷激勵甚至狂熱
而這正是生命的起源
生活的眞諦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湯馬斯・胡德 *Thomas Hood (1799-1845)*

爲倫敦一書商之子。當過雕刻師。寫了不少戲諷詩。晚年寫的比較嚴肅的詩則抨擊社會的不公。

詩人的命運

這是現代詩人的命運。
在石板上刻下他的思想；
批評家走過來朝它吐了口水。
順手一抹 －－－ 便清潔溜溜。

愛密莉・狄更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生於麻薩諸塞州。父親爲名律師及議員。她在中年後遁世隱居。她的詩短而抒情，感情與意象密切結合。大部份的詩在她死後才被發現結集出版。

懸　疑

天堂遙遠得有如
到最鄰近的房間
要是那房裡有一位朋友在等待
幸福或毀滅。

何樣的剛毅與韌性
使靈魂經受得住
一隻來腳的重音，
一扇被打開的門！

選自《詩第二集》

我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你呢？
你是否也無足輕重？
那我們可成了雙 －－ 別講出來！
他們會把我們放逐，你知道。

做一個重要人物多可怕
萬目所視，像隻青蛙
整天哇哇高唱自己的名字
對著一個讚嘆的泥淖！

選自《時間與永恆》

XXII。

死亡過後的早晨
屋裡的忙亂
是這塵世上
最最莊嚴的勤勞，——

把心掃起，
把愛收拾藏好
我們將不再用得著
直到永遠。

XXVI。

兩個泳者在甲板上搏鬥
直到朝陽東昇，
當一個微笑著轉向陸地。
天哪，另一個！

過路的船看到一張臉
在水面飄蕩，
眼睛在死亡裡依然圓睜著乞命
手哀懇地伸張。

選自《生命》

VI。

如果我能阻止一個心破碎，
我便沒白活；
如果我能使一個生命少受點罪，
或緩和一點痛苦，
或幫助一隻昏迷的知更鳥
再度回到它的窩，
我便沒白活。

史蒂芬・克蘭 *Stephen Crane*

(1871-1900) 生於新澤西州，爲一位牧師的第十四個孩子。記者、小說家、詩人。

心

在沙漠
我看到一個生物，像隻野獸
蹲在地上，
手裡捧著他的心
　在吃。
我說：『好吃嗎，朋友？』
『很苦 ——— 很難吃，』他回答
『但我喜歡它
因爲它苦
因爲它是我的心。』

我看到一個人

我看到一個人在追逐地平線；
一圈又一圈他跑得飛快。
我看了很不舒服；
我向那人招呼。
『那是徒然的，』我說，
『你絕不可能 ———』
『你說謊，』他大叫。
繼續追他的。

千瀑詩札

秋天的天空及其他

最怕是這一窗詭譎的天空
潮濕而且帶著
一些些嘲諷和冷漠
而且連一隻鳥
最後一隻鳥也遠遠地飛走

秋天也許就是這樣
應該一個人出門打傘牽一隻狗
沿著滿街秋的手掌一路追尋
那時也許會有一些什麼
譬如死亡，死亡是否也和秋葉一樣
暗示著某種蒼黃，或者其他？

呵最怕是關不住這一窗詭譎的情緒
最怕一個人
看秋雨滿懷心事的點點滴滴
有時很輕
有時又很重

九一年十一月

NUTCRACKER

甘香送到你嘴裡
苦澀留在我唇齒
到底誰設下這樣的結局
如此戲弄我一生
要我劈啪的啃教我不停悔恨
我也曾經是
水裡來火裡去的勇士
腰懸佩劍，胸前別著好看的肝膽
帽沿下面默默的眼神
我想著的是從前傷逝的兄弟
和床頭春老的婦人……

你也是情懷落拓的傷心人
何以一口一口
一粒一粒
餵給我這麼苦硬的人生
難道你看不到我木造的心
剖開，一層層
都是歲月的傷痕

九一年十一月西雅圖

窗　前

窗前一籃花
紅色是愛白色是懷念
用聖誕紅一樣的緞帶
打了一個節日的結
籃子下面
壓著
好看的瓷石
光滑盈亮
映照
藍天一角
一隻鳥
靜靜飛過
怕驚擾
床邊
斜倚的那人

悠悠的沉思

九一年十二月

陳本銘作品

情　詩

水和雲
你和我
唇和鬚髭
緣起自初民裂壁記事
手和箭矢
漁獵和血
夜和篝火
禮樂傳後反成忌諱
期艾且不可直言
性愛
詩和文字
潮汐和月亮
你和我
器官關係純粹

是　起伏的大地和昂然挺立的樹

九一年八月十四日加州

冬　暖

以火洗手
松木香氣薰身
冬來後
一林鳥聲細碎如鞋聲
鞋聲　躡著
　　蹻著
鞋聲　提著
蓋上深怕驚夢的被褥

詩集從掌間滑落
陽光傾斜
樹影拗成彎弓盡處
他們互度體溫
在風裡
暖意比皮夾克還要燠熱

尹玲作品

當你老老老老的時候

當你老老老老的時候
深秋的夜裡
壁爐暖火旁
搖曳的燭光下
坐在搖椅中
捧著我的詩集
沈醉在陳年的回憶：
　西元一九八七年少時
　她爲我寫下最美的詩篇
　同時不朽了我倆的名字

那時我已長眠地下
無骨無影的魂
夜夜躡足回來看你
像現在我所做的。
看你龍鍾在懺悔裡：
　我辜負當年多少她的情
　傷她愈隨歲月愈嫩弱的心
　我那無知無謂的矯情
　矇蔽了我的眼睛
　看不見她絕望的等待
　竟然每日以利刃
　凌遲她
　自容顏至靈魂

那麼爲何你　不以
血　飼養
生命中的玫瑰
就從今日
當她尚未枯萎凋零？

那把剪刀

是的　那把剪刀
曾借時間磨石
磨得能將塵灰剪成台北的天
把釐釐寸寸的鄉愁
全剪入遺忘的墓塚

冷不提防掩埋了四十年的病
在那天夜裡猛然復活
母親的臍帶　是
剪不斷的初生悸痛
呻吟　嗚咽　狂號
黃河一般直奔入海
掀翻三王四代至今的澎湃
拍擊起伏底心口
衝越岸堤　在眼中溢決成
災

是的　那把剪刀
能將台北的噪音裁爲川流日夜的車馬
如何不把這五千公里的思鄉淚
也一併
剪進黃河滔滔的黃水

斯冰作品

樹

平分滄海山脈　天地間
昂然傲立　你以萬千種姿態
高聳向雲或垂蓋如傘
甚而野野不羈超越垣牆

在大地　你自成風景
在海邊　你是呼喚晴雨的手
詩意地夾著五月的街道
你滿開淺淺紫花　燦爛而誘惑
我們輕輕喚你　積卡蓮娜

十二月　你滿懸掌掌嫣紅
有意無意　溫柔落入
詩句和畫和信箋上
遂輕喚你　不爲人知
那名字神秘而親媛
喚你　相思

輪　迴

沒有一種迷信比這更凄美可憐
迷信輪迴再生
說是一道靈光攝住魂魄
然後引往另一個境界……
如太空裡的黑洞
進入的　永不再回返
來揭露
秘密屬於那一個宇宙的內容

再玄再惑　我也願相信輪迴
在愛中
一道靈光攝住盲目的
我飄渺而去的魂魄
只爲了
他曾餽贈的一莖玫瑰
鄭重的許諾
—— 我們再緣訂來生

瑩瀛作品

面　具

一張皺紋的臉
一張刀疤的臉
一張畸形的臉
有個眞字
漂亮的嘴臉　不是眞漂亮
卻又掛上另一張面具
在字典裡
我讀到個「假」的字彙
眞的皺紋，眞的刀疤，眞的畸形
並不代表是個眞醜陋
面具背後的假
才是人性最醜陋的一個臉孔

父親的手

衣櫃裡
有一疊衣裳
不再鮮目　不再時尚
有點褪色　有點殘舊
卻是我最珍貴的，最心愛的
那一疊
一針一線　一縫一合
是個不朽之作
不來自名家
卻來自一雙精緻而富有愛心的手 ——
父親的手

九一年十二月溫哥華

夢詩的詩

問　候

一、

既已相識，還懼於
不能附合的成長，那
命運支配由天災人爲
你好，我好
相見祝Manh khỏe的越南

二、

柴米油鹽本已頭痛的問題
依然作那勉強的笑臉，捨已的精神
別忘民以食爲天
你吃過了嗎？謝謝
中國從未忘本

三、

別以爲譏笑能代替銘言
己生根同個命運，時間即是金錢
失業從未守諾言
How are you?
帝國，上帝

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麻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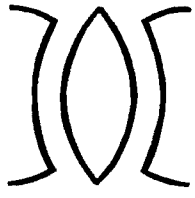
後記：越南人的見面以Mạnh khỏe 問候，如不是命運短缺正確醫藥或思想，故以健康爲上。中國人見面時的問候以你吃過了嗎爲主題，來成米族命運的命脈。而生活在這裡，見面以 How are you? 問候，失業是可怕的災害，願時時作好保留。

朱建的詩

雪　煉

最後展開一件血衣
白布撕裂出一道沉寂的河流
黑夜擊打著流風
亡故者分裂而出
踏破這座沉壓的雪山
冷石一片　就要開始離手
從邊緣逾越
何方任誰選擇
縱深之路，埋藏死骨的肉體
狂裂的風雨壓來
失血　獨樹被抽去血脈
是誰製成玻璃的瘦管
阻斷道路
紅果無法忍受
荒沙襲捲而來
獨步的狼從這裡流亡
鐵煉打擊著胸膛

1991.12.30 寄自重慶



陳方圓作品

棋　局

兵對卒，仕相對士象
統帥一聲令下
車馬紛紛渡河過界

前邊
戰火糾纏，四處沙塵滾滾
後方殺機暗伏

每一步，都要三思
怕見霸王烏江自刎
〝將軍〞棄甲
英雄末路

兵敗
似水流
翻過一頁歷史
過往今來，江山
再起
且待下回盤局

政　客

說過的諾言乃淙淙流水
淙淙流水乃飄飄浮雲
飄飄浮雲乃漸去漸遠的雷聲
漸去漸遠的

雷聲
乃
室外一盅乾枯了的盆景

《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新詩大辭典》徵稿

【詩訊】中國沈陽出版社 擬於1992年12月底出版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新詩大辭典》，是目前大陸這方面唯一的一部辭書，是填補空白之作。它將把台、港、澳及海外華文詩壇的全景呈現在讀者面前。該辭書由古繼堂任主編，未凡、趙敏任副主編，下設編委會，吸收海內外著名學者、詩人參加工作和撰稿。辭典規模爲200萬字，分詩人、詩集、社團、詩刊、流派等十二大類。該辭書的海外部份編輯柳易冰特邀請海外的詩人們將其已結集和未結集的作品，包括手稿、剪報等，並1500字的簡歷、照片兩款於1992年3月底前寄去。來稿採用後按有關規定付酬，或以書代酬。稿件請寄：

柳易冰
中國上海嘉定塔城路360弄2號703室

詩餘札記

詩在現境裡的幾種狀況

△穆丁

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困難的。生活在我們這樣的年齡同樣也是困難的。

這個時代目前喪失了前進的方向，它只能憑藉傳統來保障暫時性的、表面性的穩定。我們所看到的社會表面似乎是平靜的，但我們可以感到它面臨緊張、危急關頭的紊亂的脈搏聲，它像一股失去控制的激流，在冰層下痛苦地尋求著出口。

我們是這樣一群人，我們可以比較清醒和理智地認識這個時代。但我們的理性告訴我們，我們根本無法改變和駕馭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所燃燒起的巨大火爐已接近沸點，我們的悲哀是我們根本無法接近這座火爐。我們中的許多人被傳統文化所侵浸，變得如木偶一般麻木、老鼠一般精明，他們逐漸關閉自己熱情的、敏感的心靈之窗，他們不斷在強大的明哲保身的世俗面前放下手中批判的武器。因爲他們感到他們的批判根本無法動搖這個時代的一根毫毛，卻反而會招至禍害。於是，一個個熱血青年加入這支大智若愚、老於世故的大軍行列，他們的熱血已經冷卻，他們的天眞已經死亡。

這是一個與詩歌和詩人格格不入的時代，詩人渴望的是一個透明的世界，詩人渴望愛和單純。但這個世界無法給予詩人什麼，它只使詩人失望和絕望，它希望詩人們一個個走向毀滅。於是世界將失去良知，失去永恆的善的價值的判斷力，失去純潔如水的眼睛；這個世界將給瘋狂和混亂控制，它將像一匹無法控制的烈馬，向著深淵疾馳而去。它昔日像天空那麼明澈的眼睛已經污濁，從這隻眼睛裡只流著痛悔、無厭的烏黑的淚水。於是這個世界失去最後的良心，它便毫無顧忌地糟蹋自己的肉體。

詩人在聽到世界在享樂的同時發出的低沉的嗚咽，他的心爲之顫抖。在爲數不多的眞誠詩人中，他們從不撼下征旗，從不放下號角，他們的歌聲從不止息。雖然黑暗的空間馬上吞沒了他們喑啞的堅強不屈的聲音。

但是，既作一名眞正的詩人，他就畢生渴望超越歷史。他幾乎必須越過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並且試探和跨過似是而非的現代主義詩歌的堡壘。那麼他以整個生命的力量去尋求什麼呢？他的生命太危險了。假如他找不到新的藝術價值，假如他無法確定作爲他的新的藝術價值的根源和基礎的生命氣質和獨特意志力，那麼他只好引導自己走向毀滅。這就是詩人幾乎總與自殺聯姻的原因。

確實，在詩歌的前方籠罩著一片相對主義的陰霾。如果詩是一種我們以生命去全部仰賴的宗教，那麼，它能否拯救我們呢？我們無法知曉詩將把我們帶往何方，或反言之，我們能駕馭著詩走得多遠？不過，到最後，我們將會發現，我們在青年時代所仰賴和渴求的外在評價和聲譽都是不重要的，它甚至不是詩歌的內在規定。我們會像虔誠的教徒那樣只是狂熱地尋求詩歌那種神秘而遙遠的內在和諧。這種和諧是任何外在力量都無法給予的；這種和諧是一種自由，是詩歌形式對精神內涵的封鎖的徹底破裂，是一種頂峰虛無感，是一種臨近神聖的心醉神迷。當然這也是一條永遠孤獨的道路。每位詩人只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尋求這種和諧。

隨著我們的生命愈滑向末日，我們會愈迫切地抓住堅固的東西，就像我們被瘋狂的洪水沖捲，向著塵世的最後歸宿快速滑去，我們會抓住每一根樹枝，每一塊岩石。這些樹枝和岩石就是我們思想意識中的宗教性的明確性。 ■

※ 編後隨筆 ※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此間世界日報在其「南加華人新聞版」有一段關於〝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的消息，其中謂本刊是在大陸出版的刊物。當時爲免造成誤會，以訛傳訛，本刊乃去信要求更正，一星期後在音訊全無的情況之下，本刊乃直接以電話聯絡該報在洛杉磯的採訪部副主任，並獲其答應儘快解決，可是該報一直沒有下文。本刊認爲報紙應以新聞道德和責任爲重，世界日報這種處事方式實在令人覺得遺憾！

【新大陸】今天的成長，一方面固然是我們的堅持；另一方面則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得到一些熱心讀者的支持！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當中很多都不是寫詩的人。既然，他們對這份詩刊的支持是眞誠的無私的，一年來已建立了信心，應該無分彼此，爲這份詩刊繼續努力下去。因此在徵求得同意後，新大陸決定邀請他們作爲編委會的名譽編委。

同樣的道理，我們更非常榮幸的邀請到著名詩人非馬和秦松兩位先生擔任詩刊的顧問。對於一份初辦乍始的刊物來說，這點鼓勵是無法言喻的。

由於編委會擴充的原因，一些問題必須有所說明：一、詩刊仍然是一份同人性質、非牟利的刊物；二、詩刊初辦之始，向由主編之一陳銘華義務打印稿件，器材如電腦，鐳射印表機等皆屬其個人所有。本刊限於經濟能力，擴充編委會後，一切如舊，只酌情每期支付若干費用作爲機器維修和紙張用品之需；三、本刊的經費來源也如前一般，以內部集資和長期訂戶的訂費來維持。

本期有很多外地初次來稿本刊的作者，一部份作品在今期發表，另一些較遲的留於下期。本期除了編選一個紀念已故大陸年青詩人海子和駱一禾的詩專輯外；還增加了一個由非馬先生精譯的《我所喜愛的英美詩》專欄。希望讀者會喜歡。此外，一篇由大陸廣東江門寄出的文章《詩在現境裡的幾種狀況》，雖然限於浮面，但頗能反映目前大陸年青詩人的心態及處境，故特別刊出。

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文學的方城先生來信，對本刊辦詩刊的精神表示敬佩。同時在拜讀了劉耀中先生發表在本刊第七期的〝僧敲月下門：一個逃亡牧師的祭禮〞一文後，認爲劉先生旁徵博引，運用資料獨到。方君表示對艾略特的作品亦有涉獵，希望劉先生在介紹艾氏作品之餘，能夠更深入挖掘艾氏作品的內在精神，提出扎實的意見。尤其是文中談及艾氏與巫術的神秘關係一節。本刊轉錄方君意見於此，供劉先生參考。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新大陸
詩雙月刊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美國洛杉磯

NO.8 FEB/1992　　一九九二年二月第八期